四書按稿

見梁章　徐敬綱　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雜霸。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一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呂晚村　仁義貼在人主心上說。方是推本之論。但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者。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之傳。其生平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而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

見梁節三

梁惠王有厚幣之招。則於禮有可答之義。度於道有可行之機。故孟子不遠千里而見之。惠王始見孟子。即以利吾國為問。他只曉得有吾。便沒有大夫士廢了。故孟子急以仁義視之。仁。義。原。人。性。所。固。有。故亦有二字可味。除仁義更無可書。故曰而已矣。

此二句且只就理欲上看

王曰節　按此節以首句為綱王為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搡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啓之利之害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萬取千千取百只以君十卿祿概言此三句只承上泳歎以起下義字後義先利雖指下之心說而其源寔由於上之好利

未有節　按本文仁義二字雖指下之人說却本人主先教行來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尊君不遺不後皆即仁義真切中一念流出遺後二字輕看見利在則棄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兩下緊相照應二者字正應大夫士庶說

王亦節　按此總結上兩節前節為綱截語且含蓄說此為寔証語

在利害上分析出來因此緊接仁義之效未說故用前語倒轉

沼上章 按此見人主當公其樂於民指出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獨字正不賢者不所以不能樂處

沼上節 兩 呂晚村下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有言也賢者亦有此樂也正是顧字神理王之諱王之愧俱從此看出 存疑王意賢者未必樂此而已有慚於心孟子不說賢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只說賢者而後樂此見得樂非人主所禁但有能享與不能享耳

詩云節 困勉錄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即營也 按許氏因魚鳥上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正意只是民樂其樂古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偕民即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地自舒日前之境界自活偕樂處正是能樂處

時日節　困勉錄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桀說註引此明云云亦當補在言外　按民情到偕亡地位滿目皆愁懷之象君心自是不樂豈能晏然稱快於臺池鳥獸之間況此臺池鳥獸亦終至覆亡而不能保耶

盡心章　張彥陵通章以盡心二字為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為之也有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耳況不知檢不知發忍心極矣安得云盡耶孟子抉出源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

盡心節　張彥陵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益見盡心處何也

二字。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含罪歲意。

好戰節　存疑　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或百步。猶鄰國不惜其民。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察鄰國無如寡人。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是因其明通蔽處。

不違節　呂晚村　當法制未備時。即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災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不違三段。責歸君。心。方是儒者至論。按農時、當兼四時農隙講。無憾二字最重。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林立。人。心。不。至。散。渙。然。後。可。以。創。制。立。法。以。圖。經。久。

五畝節　困勉錄　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

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法　按勿奪不違無甚分別其分別處在百畝之田四字耳謹字有屏邪說點具文意中字與教字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想有提醒意有激發意有使之習熟意有使之盡一意不徒一番訓迪上三可以字須重制法者身上看

狗彘節　張彥陵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無罪歲內便含罪已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王道上已說盡此節直抒破後壓拱出不盡心真情分無躲閃處

願安章　黃貞父此章提醒惠王處喚緊在為民父母四字而無後二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肖莫有不思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開導處

願安節五　按此只舉上章末節意以申儆之欲行王道在先除虐政

孟子恐王狃於故習。猶未知所為之病民至此極也。故以挺刃二端。先發其本心之明。庖有四句相形說去。不言厚歛而厚歛自在其中。獸相食二句承上率獸食人。推進一步。起下曰為民父母正見一體相關切處。

仲尼節 按以作俑無後相形。見實使民飢而死。不惟有愧於父母。且併流毒于苗裔。註胥字。正對象人。象字。

晋國章 張彥陵通章以百里可王句為主。以施仁政三字為綱。以省刑薄歛為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仁字上。看彼奪其民時句自見。

晋國節三 按惠王急於報怨。孟子救急於救民。蓋救民正所以卽強卽強卽以報怨。地字一頓。方字連下讀。曰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忍的

念瘠方切仁政刑罰七句惟省薄二句君自制之以下皆民之所欲然飲射讀法庠序學校之設亦必有以導率之非徒任其自為而已也孟子曰脩其孝弟忠信曰事其父兄事其長上數其字最可玩蓋此是民所固有之良使其先有暇日而徐思自得固有油然而動不知其然而然者脩不但講明便有躬體力行意

彼奪節三 按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上可使制梃言在我有必勝之形彼奪二節言在彼有必敗之勢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

襄王章 按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以早易為兩勞民易為仁意

襄王節二 按愚子定蓋謂列國兵爭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禮言政歸一統也

孰能節四 按不嗜殺人已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

世豈有嗜殺之理。人豈有嗜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興兵構怨。是也。嗜。欲。嗜。慾。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回殺機為生機。則能轉不一為至一。

齊桓章　統說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即怦怦焉心興兵構怨。以戕民生。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齊桓節二　料子事者。管伯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文伯諸侯匡天下。其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德何節　按德字輕看。只言人君之德。當如何乃可王耳。不必云王道本於德。此處保民。且勿露心字。保。有。養。保。意。含下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教育。保。有。保。卹。意。含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含

下興兵搆怨。

若寡節　按胡氏一段。孟子只因不忍二字。便以之證保民。當以閒字領起。方得轉述口氣

有之節　按此所謂察識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後。還善心發時。皆可識。而後有以為擴充之地。論擴充。心上事上。及由心而達之事。俱可謂擴充。然此章。只重在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也。亦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耳。蓋心與事不分兩項也。但此是須透通章之意。此處且勿露

附震川文。此心也。言乎遠而不禦。言乎邇而靜正。言乎天地之間而備。以此齊家。則雍睦之風也。以此治國。則和平章之化也。以此平天下。則於變之休也。舉明君於三代可也。此以心也。際乎天。蟠乎地。散於鬼神。以此立政。則脩身之本也。以此制禮。則大禮之節也。以此作樂。則大樂之和也

復斯世于唐虞可也。

王曰節　按然字。雙頂蒙興不忍來。即字。謂、即、如、夫子、所言、心意首他吝語。只求解脫個蒙字。全不覓個不忍之心出來。

王無節　按是誠何心。并為蒙為不忍。自家都不知了。我非蒙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詰不。是。直。詰言我若非蒙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正所謂是誠何心。宜百姓謂我為蒙也。　翼註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

無傷節　按無傷句。言以羊易牛。無傷。於不、忍之心也。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為礼所妨碍。是為仁術。丶。即出于仁非。以。術。行。仁。也。見牛未見羊。勿乎說。所見只一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羊則未見。不妨以代其死。只、重、在、見、牛、上。說統云、易牛時。全。不。曾。打。點。若一打點。又有一個不忍出來。此訊得活、虎是穿

處。廚是烹宰。庖廚之遠。君子知其生也不知其死也。所以止吾心之殺。機而非。以全。殺也。

張侗初雍訓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忍觳觫。即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也。這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聖覺當下。千思萬想。要尋個方法去救他。決不。至溺。就過了。只此便是個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忍觳觫。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真截發生。處即有一個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說個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生。只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孟子曰。德慧術知有此德慧。自然有此術知。有一種真念頭。便有一種真妙用。莫為而為。莫致而致。連齊王自己也不覺。

王說節　按不得吾心。謂不明以小易大之故也。戚戚。即不忍觳觫

之心也。但昔日。保於儼觸而不覺。今保於開啓而想取爾　又齋

王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開曰此心

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去保民而王天下。與

易牛並無二法。

有復節　按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妙。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

耳。為不用恩。正、是、獨、何、與、之、故。下文推恩推字。是、用、中、之、次、第。

不為節　姚元素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把老老幼幼與他說明

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於

心。而後可告以用力處。

老吾節　按此節是要王擴充。正答是心足王之寬。大意謂王道甚

易。不過在推恩。但施之要有序耳。何難之有。故通節只是一意反

覆。　又老吾老四句意當承上不用恩來。謂保百姓惟在用恩而

恩之用則有序。老吾老以使人各老其老。幼吾幼以使人各幼其幼。即其序也。天下可運於掌。即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心加諸彼句來照者。則老吾老四句。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斯心即不忍之心。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故推恩二句。是結首四句意。言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不外一心之推。則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亦此心之所推也。能推則如此。不能則如彼。考之古人。其功業所以大過桓文者。豈有他奇異處。只是所為必推。所推必善而已矣。心之所加者即恩。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為。非有二也。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于王意已盡。又把功不至于百姓處重詰之。前是詰其難易倒置之故。以起下不能不為。此是詰其先後倒置之故。以起下興兵構怨之

困勉錄　看來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推序意。都不離意言。

衛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只作一證故推恩足而已知仍是物上詩推恩而即結老吾老之三句古之人二句結詩古之人即指文王說不是另尋一證也故曰只一意反覆

權然節　困勉錄　上文既言独何與則宜緊接興兵構怨知部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和可御置然後挑出御置之故也又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既萌則欲其量度揆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心為甚者言一物不度失止一物若應物之心不度所施顛倒其失無窮故言心之當度甚於物也非謂心之難度甚於物也王請度之是欲其自家稱量夫民與物孰重孰輕民仁與愛物當孰長孰短庶吾之權度不差施恩有序耳

抑王節二　揆然後快於心句又挑動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

所必有。但為欲所蔽耳。又桂曰欲其以此而度之。非即上節之度也。蒙引云、此。又。是。一重。度。了。最。是。求大欲。正、是、問桓、文、本、意。

王之節 張彥陵 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以形出他好大喜功之心。王之諸臣二句似冷。寔輕覷齊王口氣。盡在廷之臣。不過順指氣使。供耳目口体之欲。可謂齊無人矣

若是節 董思白 鄒敢與楚戰。便。見。鄒。有。不。自。量。之。意。分明道着齊王。御轉便。不。是。 按方千里者九。四。是。大。略。說。新安陳氏以九園寔之。不是。

今王節 按發政意重。施仁字輕。根本於仁心。而發政以施之也。四欲字。正、與、大、欲、之、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以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士。農。賈。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嚮、附。

吾惛節 徐敬紘 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實。又能使王悅。又道幾

命。王郝笑而不言。又道契命王即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習精神鼓。舞。處。亦。一。篇。中。之。樞。關。也。

無恒節　説就此雖有士与民兩樣。只重民上。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于犯刑。此恒產之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明君節　張彥陵　此節制字重看。有。画。分。撥。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總見制產之妙。　按明君即上。仁。人。行仁有術。無隱不察。是故明君明字。正、与上、惛字、机鋒相對。驅即教也。有。如。驅駟使。意。

今也節　按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畢其所都之。產。而。立。為。厚。歛。之。法。以。病。民。安得謂之恒產。上善字虛。此礼義字寔。禮義、要对、上、放辟邪侈說。

王欲節

按此本字是指發政施仁之大者以為之本也大士文云天下之本夫豈一端而已大欲不可以力爭也於是有本計焉而欲王之反之知其不在外也仁政不可以虛願也於是有本計焉而尤欲王之反之知其不難也

五畝節

張秀陵此節正是制民恒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也老老幼亦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

莊暴章　張彥陵　試觀常人之情獨樂不若與人之甚與少不若與衆之甚而況為民上者乎故觀疾首蹙額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欣色喜之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和樂異而民情之向背判然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節三　擬何如之問暴疑樂之有妨於治也庶幾即可王意　湖南講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情則衆不過尊和宣鬱今古有何不同

可得節　翼註　此節且從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身上與衆ゝ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二段不是問也全是啓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　震川文指事直陳則王以與與其閒敲于私意而難察從容泛論則王以與衆事外迎于人情而可思轉移化導

之機。其在是乎。

臣請節。 按上兩節是設兩個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亦不論今樂古樂。一不與民同樂。使是好甚樂未甚。民使疾首蹙頞耶。雖好先王之樂。何補于治。一與民同樂。使是好樂甚。民使喜色相告。耶。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 又上兩節只言甚不甚。末方勉齊王應時。齊其、庶、幾、乎。

文王章 按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就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文王節二 張氏意當時王欲廣囿。左右必有借文王事以進之者。文王豈崇囿若此。蓋亦寬田。所以恐民以爲王之囿耶。此以寫雖得往知之。不可誤作豐囿之囿。 按民以爲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其大。蓋若已有之。偕其大。亦忘之。也

臣始節 翼註 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以四十里為囿、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焉容如此之大。而宜乎。皆情理所必然者。

交鄰章 按通章雖分智仁勇三段。合之總成交鄰之道。其意在帥重安天下。蓋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强以自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于己。反為不仁不智矣。故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誅吳。則勇。知以濟以仁。智之不及者也。

交鄰節 胡氏大事小。猶未足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事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事大。猶未足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礼尤不敢廢。乃見小者之智。 蒙引仁者忘其勢之。在己。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一忘一順。樂天畏天之分已在此。湯

事萬四句。是引証言古人有行之者。今當取法也。

以大節二　按以大事小四句。說他這等含容。是樂甚麽。乃樂天者也。這等敬畏。是畏甚麽。乃畏天者也。天即理也。我為大。理合當含容。我為小。理合當畏敬。蓋樂天畏天。上文事大事小。內己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按下節畏天之威天字。指上天言。此處兩天字。是指理言。保天下指小國受庇言。非群黎戴德之謂。保天下保一國。俱有寬狹。實爭不止在氣象規模上說。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引詩只証保國。而保天下在其中。

大哉節二　按敵一人當活看。蓋勇之大小。不爭所敵之多寡。即所敵者多亦宜。不是小勇。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正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

之所畏避出其鋒。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

與下三節固是不礙也。

王赫節 按此文王之勇也。氣脈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

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之怒。實得見侵阮不已則

其害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遏密人。而有以答天下之望。

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

見其大。武王亦然。 張彥陵 天降五句。推上立君師之意。有罪無

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詞 焦漪園

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嘗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

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

武王小而紂大。武王。嘗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

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節　李表一　一怒安民非即併鄭國而有之成鄭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除依旧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得固吾之圉便是智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一怒之勇亦交隣之道也

雪宮章　按大意在不自樂而與民同樂上樂民之樂句是一篇要領前三節以同樂之效廣其志旨意已盡下不過引齊故事欲王納諫以與民同樂也其関係寔事在補助其打動齊王處在君臣相悦上

雪宮節二　按賢者亦有句是自誇其能待賢也有字言賢者所宜受不為泰也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樂民節　呂晚村樂民之樂二句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楽猶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婚姻之應以天下即是

上四句非民字外又推遠一層說天下也　張彥陵樂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摹寫一段渾融浹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為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己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于天下此全是一團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昔者二節　按述景公只是要他法先王遊觀之樂亦雪宮之屬款比先王使有及民之意晏子作勸如巡狩述職等其患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在彼不在此者耕二句重上二字以此處重在觀故也遊豫只是一意自巡狩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觀夏諺所云安有不得而非其上者　又度非以遊豫著為令甲

民飢已飢。日切不安。雖一遊。豫。聞亦。使諸侯。見一人之德意。而欽承之也。　倪滄柱春秋之省。意在通問民情。恐其失時而已。然補助施恩。以及杜棄併絕侵漁。無不具備。可見先王立法之善。

今也節二　按讒是謗。慝是怨。因其謗言而知其怨心也。方命虐民。言彼既方命以虐民。而飲食之若流。又為小國之侯憂也。從流四句不但釋其義。是他寔事兩忘反兩無厭最重。

先王節二　按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

景公節　按大戒三句。重在補不足上。深所以名徵角。都只取其切于民。切于事。意蓄以言之。好以心言。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懇切忠愛至意。欲致主于王道。誰能攖人主逆鱗。畜止其欲。是孟子借晏子和表己忠愛之意。正欲勸王心要。

明堂章　按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

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至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毀不可毀。俱不論。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

明堂節三 按此王者只以位言。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事者。治岐節。須想。文王。仁心。之流。動充。滿。如此 呂晚村 必先四者。爲四者尤窮。急不及待。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一時並能還及。稍後却無及矣。方見。王者。用心直。是以天。即。愛 附饒[illegible] 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

善哉節二 四書脉 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非好。寶。貨。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無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艷。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 按居者二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之能與民同。即在

其中點出內無二句則太王好色之能與民同亦在其中

王之章　按通章專為四境之不治而發然此句亦只是大略含諷他不着宣王身上

王之三節　張彥陵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士師為之長不能治士指刑罰失宜說　附名文錢作其中心之惻不容自已也乃左之左之惟旋視以自解右之右之徒回顧以求安難和必有可稱之形而內省多疚不敢直視孟子以為容則不能不假之以辭矣然猶惧孟子之說從及之也乃釋此不答而別舉一事以開議論之端舍此不言而遂更其端以塞蔵視之口難未必有當言之急而忠言逆耳將因其言而止之則不容不從之以為言矣二比寫得齊王翳釁如生

故國章　張彥陵此章要發故國係于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

世臣也精神全在如不得已上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故國節　按兩個之謂自國脈所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若也世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旧臣也然但臣又自親臣始親臣即所謂腹心之臣不是倖臣昔者二句不必擬昨日今日字面只是謹進用便亡去耳此正是無親臣親處

吾何節　司馬溫公為治之法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計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　存疑此不但自解不知其亡之知亦欲得其才而用之以免向田之弊意

國君節　呂晚村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就心上說其所以慎者正為難識也慎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之法緊根識字立論方是當時对副道理　存疑須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着落然

後着如字明白如有人爲我本不欲用他此得已也邦有人爲要用他我不能主張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今欲得其和審之又審亦似本不欲用逼于人而不得已用之要着如字畢喻尊二句不必說推原不得已之故只言不能如不得已都其勢不至於此要模寫他欲進未進之際預先計較懲戒如此玩將使二字可見

左右兩節

呂晚村語意專似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党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干譽之寬故又須察而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而爲是也兩個然後字接連疊用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慎之至也

李表一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命討並論蓋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爲者無如殺人一再三番四覆不敢悮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借影相形意

如此節　按君有用舍之權民有好惡之意和民之意以用君之權則君之權君臣而民之意獲伸方是父母爲赤子擇好去惡之道方可以國結人心增權固脉以成故國玩然後可以四字正見其當慎也承上重々用々賢々不重用刑

湯放章　按此章深爲殘賊之君歎不重曰湯武無弑君之事蒙引仁就心上說故註云滅天理義就事上說故註云傷敗彝倫仁是天理根源處賊仁賊仁則大根大本斷滅了義就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如手足損傷一般天理猶未盡滅故賊之罪重而殘之罪輕

巨室章　高中玄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下節只即不任賢工見他不愛國也雖各爲一喻意寔相承上節重大本木不重工師下節重玉人不重璞玉

巨室節　按幼字只是學之有素意。講學字。緊。功。功夫之。徒。說。欲行

欲字要重講。有。不。肯。即。小意。舍非真欲其盡棄所學。只不要心從

之使是。曰姑舍。明知其所學之大。但我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從

我。庶几卑而易就耳。則何如。猶言獨何謂哉。有不足他意。

今有節　說統愛國不如愛玉。是本節之反。不過譬則必不能治國。

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後一脉貫通。則何以以字。作故字看。

齊人章　按宣王志在取燕。故妄認五旬為天意。不知天意在人心。

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之悅不悅。文武兩段。正應他兩

個或謂。意最圓治。末節說勝燕取燕之民情見得不是天意所在。

正荅他取之何如一問。

伐燕節二　按五旬而舉。亦未始不是天。然此只是勝燕之天。若取燕

之天。則猶未可知也。故孟子欲其以民心決之。悅與不悅。非在既

取之後是和取時預先量度定他也引文武只做個証驗不必深爲別耳

萬乘節　按此節分明齊未得燕民之悅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他將有殺父兄等事了但方是始勝尚未有其事故此如字是假如之如即註中若字意

取之章　沈無回燕之亂生于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子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燕所待之中代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策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禍之策相去千萬矣

取之節二　按湯之行仁全在誅君弔民然此四字不和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也不止不變此二句即在弔民中抽出言其景象如此

重在湯師不獲上。怨与望只一意。精神全在天下信之上。信不在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欲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乃稍時雨之師。

今燕節二　按若殺其父兄。若字作已然看。不可認作設詞天下畏不是好畏。乃伺隙之心。此即和田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上見來。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是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末節正。答他。何以待之一問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共謀以立君也。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即無及矣意。此是。失。却第一層猶有第二着也。

鄒與章　按孟子因有司之死而論其出尒反尒。其言致為痛切。然

其意所指。豈特有司而已。看末節從有司推到君身上去打動處。全在君行仁政句。至于官民報施。還是偏歸借着。

鄒與節　按鄒與魯鬨。見好戰在鄒不惜民而輕殘之意。蓋亦小戰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則小民之肝腦塗地。不知凡幾。乃僅曰吾有司死。務公全不知有民矣。　又章內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然君及有司出爾反爾。將指怨一邊言。夫民今而後得反。有欣幸意。有怨其反之隱意。

君行節　按仁政從指厚下之政言。不止是凶年之散財發粟。親上指平時言。死長指臨時言。長上都指有司。不兼君說。

小國章　按滕文求事強之策。惟依勢之在人。孟子告以自強之策。全憑理之在我。血脈只在與民死守上。是則可為。只說箇理之可為者在是。非云事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論利害。

小國節二　徐敬純無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脩好。則得免於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對以是謀非我所能及。而是乃僥倖苟免之策。不足言耳。非卸諉碍于謀也。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致死。是君守死弗去。是民皆由平日仁政所感

築薛章　淺說上章教以致死。此勸愛民。意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為善意。一心為善。而以愛民得民則守亦可。遷亦可。不得民。則守不可。遷亦不可。　熊伯甘　旧說滕無地可遷。不知戰國時滕地東南接於淮夷徐夷。當時必有甌脫。地磽薄。人民少。為諸侯所不爭者。滕亦未必不可遷。

築薛章　四書脈　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一傳而六州歸。再傳而大統集。以為太王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為迫於

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國存耳。

苟為節　按此節曲折委婉。要細事心体認。苟為善數句。是泛論道理。畢太王在內言。太王避狄遷都。不忍殘民。以與狄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于後。苟能如太王之為善。則以理而論。後世必有王者。然原君子為善之心。固不計及此也。善在今日為業。善在後世為統。但念業由宜于創。統由宜於垂。創垂由我。繼後之繼所不繼。君子亦不敢必。知而特盡其在我之所為。且無害。我之所為可而已。若夫拮据戎馬之間。別起一方。以成一統之功。則天之所助。非可逆料也。君如彼齊何哉。念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無以遷國。非為善無以得民。只有勉疆修德。行此章而成功則為可王之太王。即不成亦不失為可繼之君子而已矣。　呂晚村時移勢變割畢中事正不同。總歸于善。但盡本分。不求意外。而道自已畢。

正天德王道之極、

竭力章，按此章設此二策。見能如太王。則國亡而身在。國不失為創造之君。不能如太王。則國亡而與亡。亦無負於有邦之責。兩策並陳。效死即是正策。即遷國亦是。空談少康一成一旅之故事可學。即衛文楚丘之事亦可效也。

竭力節二　按事之六句。正太王幾敵之策。預定遷國于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患。想出攻守机權。總抹倒南渡議和諸臣屬著老而告之。謂願從者從。願留者留也。蓋太王固不忍棄之。亦不欲強之也。仁人之稱。無乎。日仁政令。日仁言。二項。或曰二字。意從遷國側下。重在效死。所不待言。

君請節　按以勢論。若去之為便。以理論。又守之為是。總聽他自為審處二者。覓（究）平說。尉妥。讀荊川先生文。便知倍解之謬。總由眼孔

不大之故

魯平章　王鳳洲　此与公伯寮愬子路章同意。聖賢于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見小大之無能為也。正是儆制奸邪之意。

魯平節　按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輕身匹夫。自是闇主所愧。臧倉一言。便已合拍。以為賢乎四句。說得賢者一無足取。礼義。已是迂腐。但賢者卻賴有此。不是認真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語。言中兼有輕侮訕笑意。

入見節　按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辞。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士與大夫之礼。不平末二句。見因貧富為厚薄。正是順理之礼。都冝之義。暗與臧倉所訕相對。

克告節　田勉錄　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于臧倉固

可無憾也。即使一見閑係于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焉。于臧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即以一見為行。陳百玉謂遇字比見字較深得之矣。　張孝陵行止主道。言兩或字就人言。二句不平重。止一邊。

當路章　翼註以齊王猶反手也斷上是作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　況無面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王齊者以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

當路節四　按先子所畏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兩孰賢都論人品不是論事功管仲得君三的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業之卑曾西不為不可云我又賢於曾西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源淵意言管仲以該晏子

以其節二　按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腳此猶不足為是許其不屑始終一齊人之見而已下節以字即承上兩以字說來以字內大有作

爲說出王字形得霸顯二字一些不值大意只重在能以上正答
猶不足爲之階
若是節　按德蕪致教說大行即上治字意然後二字要味合文德
之盛百年之久又必待繼後行方見其難非專承上句也　又朝
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根起之耳商家代有
賢聖之君已是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
去武丁未遠蕪以諸侯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
興起之難耳皆反覆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以上俱以時言
說統故家以勲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此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
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此澤之在上者　又是以難也句只
承上尺地民二句是以勢言須知此百里亦是商之地與民

齊人節五

揭齊人節借人言點出時勢今時：字作今日看包時勢
言夏后殷周兩節雖分勢與時然玩下節一且字文勢却是一直
貫下孔子節要從意脉上酌量蓋均之言德前以爲難此見其速
此只在時勢合看離看討分曉耳劉克猷云覌商之立國賢聖代
有積德六百年然而我周父子曾不數十年而有之以德若此毋
亦不已太速乎且畧時勢而論德矣只此數語題環已解末節古
之人正指文王是總結王齊之易與文王之難而件事理合一處
若泛論古今事功便不着閑目矣

不動章

王觀濤通章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異於
告子者在知言養氣上搦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
之所自來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埋願學根脚後段亮
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　張孝陵通章以不動心爲主知言

養氣爲明願學孔子爲宗

加齊節二　困勉錄當大任，只似平常應酬一般，方是不動心。註恐懼是理，養氣根腳；疑惑是理，知言根腳。呂晚村四十以前有工夫，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煅煉愈精。按是不難者，言不問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是不難也。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

有道節　許白雲有主二字，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爲主，孟舍以無惧爲主，曾子以理直爲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爲主，告子以其悍強制爲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節　栩此與下節，不是實叙，當日行事是迹，當時口氣極其形容話頭。北宮節宜從翼註說，一步進一步，都不膚撓，爲膚不被人之刺而撓，不是被刺了，仍然不撓也。下句亦然。思字管到不受萬

衆句。但一毫至小。猶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寬博至卑。萬衆至尊。視至尊若至卑也。視刺三句。正不受。斷衆之。惡聲二句。通管上。寬博。萬衆。言不但辱來必報。即言稍不善。亦必報也。賽合註要。峯。罵也。知勝意。盖膚撓目逃。非勝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受挫不刺非勝也。不受必刺。便是必勝。惡声不及。非勝也。必反便是。必勝。

孟施節　按此節是想像他無懼為主而代為口說如此。視不勝只是逆料的話。量敵慮勝正与視不勝相反。末二句。又自解其視不勝猶勝之意。

曾節三　按似曾子。似子夏。只在心巳二字彷彿相似。未知孰賢。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自反者。臨時自反。其平日所為也自反不縮不逼。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縮一邊。說曾子守約處全

要緊根反身循理意。蓋理者至。當不易隨他天翻地覆古往今來。使搖動不得。曾子一以是為主。那是心中所見與其所執持已把握那萬般不搖的事物了。疑惑何由起。恐懼何由生。雖當大任何由動心。豈不然得其要。言外便見得不動心有道者。此正其道。而凡不動心者。當以此道為準矣。

敢問節　李表一告子初間用工。猶見有不得。便猶動心。因此逆倒絕。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矣。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之不動心。

按存疑云。不得於言者。如言性而不違性之理。言事而不違事之理。此由心中義理不明。正宜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者。如應一事差失。或接一人差失。于心有所不安也。此由氣之應接失其道。正當更求其氣。今告子概曰勿求。一味撇開。不令擾亂吾胸臆。此明與老莊虛無相似。今較而言之。不求于氣者。

視之勿求於心者。稍為僅可。而亦豈通論哉。蓋氣非甚輕。而可緩擅神明之軍。而以率百体。志固氣之帥也。然斡旋之務。而以接萬感。氣亦体之充也。夫志而曰帥。凡氣之以形用者。莫非志之以令行者。而志之為志甚重也。志固至焉。然氣而曰充。凡志之以神用者。莫非氣之以力加者。而氣之為氣非輕已。氣即次焉。故有求不動心之源者。固必曰持其志。靜而存。養之惟密。使清明之不奪於攻取焉可也。有求不動心之輔者。亦必曰無暴其氣。動而適息之有方。使運旋之不撓于遏抑可也。苟志而不持則本原一乖而內外遂已兩失。故知告子勿求之于心之說妄也。不待辨也。氣無暴則存主愈湛。而本末可以相蓄。故知告子勿求于氣之說。亦妄也。非識可也。

既曰節

按志壹則動氣者。為其不持志。而無以內直。則志之專壹

於忿好憂惕間者，常乘權而輕用其氣，則氣乃于是乎動。此則譬如剛愎之帥，失律于上，并以挑敗乎師徒者也。氣壹則動志者，爲其即持志，而氣或無以方外，斯氣之專壹于視聽言動者，常竊權而逆驅其志，而志專於是而動。此則譬如驕悍之卒，潰圍於下，因致震驚乎中軍也。故志壹二句，都宜專主不好一邊說，玩一也字。急帶下三句說。

惡乎節　揭此處須勘得言與氣皆心，而知與養即心之所以不動處爲妙。知言養氣，是講明踐履之事，告子蛋從事于操持，而無講明踐履之實功，故孟子言我所以長於彼者在此，至其根本，則豈能離于持志哉。故講知言養氣，歸于窮理闢邪，而又極溯源本，以涵養操持爲先也。

浩然節　愚嘗謂難言，不是真無可言，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

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省得。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体。而自得之也。

至大節　按註中體段二字。猶云形。像。模樣。非体用之體也。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体。要本源頭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生。故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人能直養無害。即天。地。與我。共。攝。於一。氣。之。中。即。樂。外。于。天。地。之。間。者。亦。無。不。攝。于。一。氣。之。中。自覺高厚之內。惟吾之所運量卷舒。而無處可以限我。可以屈我。故曰塞于天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時文鄭作云、天地純而人襍。天地之間有純襍。而氣之賦于人者有純而無襍。又云、吾惟全其純為者。而天。地。亦。若。虛。其。位。以。聽。吾。氣。之。善。入。吾惟全其守純為者。而。天。地。之。間。亦。各。去。其。形。以。待。吾。氣。之。偏。統。此寫塞字妙。之間二字。亦有看落。

配義節

按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必有道義以行之。下節特申明上節。耳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配是一滚出來意。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全于胸䏻之中。到遇事時一觸之。道義即有。全體之氣。以應之。一息之道義。皆有生平之氣以負之。而道義遂見功于天地。若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道義而餒。蓋氣與道義。固同為吾身心以內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亦不能行。即行時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氣發衰颯。乃所謂餒也。

是集節

按此節承上言養之既成。正理固藉正氣而行。養之方始氣也。只即理直而得。蓋是浩然之氣。皆由乎日用上有一事合義。積而至於不使有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而義於是乎集。義集故不至仰為而愧。俯為而怍。以消沮乎一注不惴之神。而氣乃不期

而自生。此非可以一端一息之義。而襲取其剛大也。是何也。天下容有可襲之氣。吾人必無可襲之心。心正則氣順。必慎于心而後氣可充也。理得則心安。必集于義而後心常慊也。若行有一端一息之不自慊。而氣為其虧且屈。則此至大至剛者。且歉然靡然而無以充于体也。由是觀之。心即氣之帥。義即心之制。以吾心之義。養吾体之氣。豈求之在外者乎。今告子既不知義內。則自不能集義以養氣矣。總之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于義。我故曰以下。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由於以義為外。非辨義之內而非外也。

必有節　按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保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即心字不動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看力也。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忘勿正。即緊根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找足語。非平舉也。心勿

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充則又但當如此　然註可從宋人一段只言助長之害而含正之意宋人閔苗即是正揠之便是助天下句只借苗言氣非復以苗言也無益而舍及助之長者亦俱以氣言

知言節

說統　四言節說道之言四病節見道之節其材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然毫厘之辨若不從根源處討個分曉世必以為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為害不小知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知

四書脈　詖辭雖偏見然猶依傍名理及其陷溺既深此是一片邪說略無依稀近似矣

胡氏　吉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知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

蔡氏　上四句是因外而

知其所由來。下四句。是即始而知其所究竟。深邪遁皆起于誠。陷離窮。皆由于蔽。四者各相因。一步深一步。

宰我節　按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閔顏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都兼有之。善言德行。不重善言。只重德行。玩既聖口氣。亦不是實話。只因孟子勇於自任。故借聖字翻局。持是驚疑之詞

曰惡節　呂晚村　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見得仁智之体。有分毫未盡。有不覺厭倦之忽生者。然則不厭不倦。不但智仁之一端。實智仁之盡頭處也。

昔者節二　按一體具体。是借身體字講。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威儀文學。得其一體。是聖人之分派源流最親。已不是小可了。具体是具聖人全体。但未能變化無方。微字只輕帶說。大約丑意。俱作贊。

卻舍字對安字看。姑字甚妙。只不欲以此住足意。願學孔子。已在言下。切勿。貶。諸賢。

伯夷節 揆不同道。是言與己不同道也。就志行上說。此節且勿露孔子勝二子意。方不礙若是班乎一問。四可以字。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四則字乃時中之妙用聖之事也。四句須一氣併讀。願學依倪槍桂專就出處上說。依翼註要与不動心相關看。來二說可歎。

班乎節 陸稼書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說約未有孔子。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

講。賽合註未有孔子。舍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

有問節　按上句論力量。註德之盛德字。即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為事之本。故曰根本。下二句論心術。註心之正心字。即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為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敢問節　按敢問其所以異。是從生民未有句生來。是問孔子之所以異于夷尹者何也。

以予節　此搭柱三賢知聖。一節濶一節。舉堯舜。見孔子之異於帝。舉百王見孔子異于王。說到生民以來未有之盛。則前古後今。帝王師相。俱不能及。按聖則不易。以德言。事功則有異。以教言。

子貢節　按四箇其字。明明虛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述人及說包有孔子在內。末句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已也。

有若節　按三子所言。意旨各別。孟子備引之。無非見其異于夷尹。

而表已顧學意。豈惟民哉句喚起。含同類意出類以及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二句可和亦可側。此就凡聖而言末二句見得孔子併出乎凡聖之類。拔乎凡聖之萃。

以力章　按下節只足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然不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說王說伯。忽然以孔子作比方。亦只明要發明王不待大之意。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止。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全章亦只說王不待大

以力節兩　按以力假仁者伯。伯字連上。不可于者字下一讀。此是說伯。激推其所為皆假仁耳。若謂以力假仁可以伯。則是教猱誣道矣。此爭在語意離合間。仁指事功說。德在心。以德行仁。即是以天德行王道也。譬与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

仁則章　張彥陵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机。自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閒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全在及。是。時。三。字。　呂晚村　通章只寫聖人一段憂勤惕慮之意。此是周孔相傳心法。所以治國家之道。不外于此。後世人主。只是般樂怠敖。与憂勤惕慮正相反。究其所以然。只看得侮字不着痛癢。

仁則節　張彥陵　仁與不仁。就行事。上言。榮辱就國勢。上言。榮即心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使各。含。自。求。意。

如惡節　按。如惡之三字。正借他只點羞惡之心。去球動他。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即是仕。賢位能職。便是尊。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那得有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耳

迨天節　按。迨字正與及字應。知道是知治國之道。全要發出一段

惕慮憂勤。忠思預防之意。能治其國家。亦是。孔子語要見。得防于未。然意方與詩應。徐云、宴安靜好。萬物之所。貪。有。道之所。畏憂危惕厲。物情之。所避。而天道之。所居。此說最暢

今國節三　按上閒暇。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幸。此閒暇。是叢脞之閒暇。其閒暇可危。禍福句總結上三節。以其防於未。雨。所以得福。以其怠。於。閒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己求之說。此之謂。双頂、詩、書。

尊賢章　呂晚村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取仁政固不止此。然、王、者規模大、既已、其。五節只說感應應之情理如此。顧者未即是實事也。其、勢、側、重、下、信、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尊賢節　按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轍之流。所謂尊使。亦非當時黃金百鎰。綿繡千純之謂。王虛舟云、先王之于士也。建學明倫。

漸摩既必其養之皆有腹心手足之資尊賢育才選舉無方其登之皆有堯舜君民之用又云與之共天位與之食天祿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人共之為天下得人而無所私于己光明正大之意人人而共見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以天下之才與天下共用之天工代人其代而不敢與之以輕心矜慎詳審之衷又人人而共仰也

市廛節 蒙引市字與下關字耕者廛字一樣講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作活字看 按商賈惡其盛盛則人俱逐末又惡其衰衰則財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二句串說重不征上總之法是常行的廛是因時的征是決無的

關譏節 按眾途所會之地立關以限之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以

孔注市宅之民之所。則民廛字。同居以市之廛。則左右三區之民廛。據相刊知。就市中交易之日為。就市中店丈其曰稱。稱其先生諱我二王政市。原注

防奸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

耕者節二 按│稅即廛畝之稅。又│上文兩廛字。指廛。稅言。此節一廛字。指廛。居言。上是市。廛。此是民。廛。市廛以處商賈。乃王宮後一區所謂前朝後市者是也。民廛以處百工。及遠方來歸之民。此在國都內左右三區。都蓋國中居室。亦如井田之法。畫為九區。王宮居中。前為朝。後為市。左右各三區。居民雜處其中。故廛有不同。而取廛之法亦不同。朱子云。既賦其市地之廛。亦承上文而言。是戰國時概取廛稅也。其實本文廛字。例照上文耕市字。只當作宅字看。不當作活字看

信能節 張彥陵│信能二字重看。謂寔寔落落。能行不徒虛文粉飾惟信可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仰之若父母。從上五顧字生來。天吏。專以征伐言。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人皆章 按│大意為當時殘忍之君而發。首二節是綱。中三節申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末二節申說人當師先王以充不忍人之心。重。在。擴。充。上。 語類人皆自和氣中生出。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說皆有不忍。便是殘忍刻薄。乃。吾。生。所。本。無。

人皆節 張彥陵曰人心。那。無。古。今。爾。我。曰皆。那。無。彼。此。異。同。曰有。即非。本。無。加。益。

先王節 按此節只。是。見。心。之。無。外。意。少。〻。要。見。得。人。皆。有。意。方為得。旨。看一斯字。何等快便。震川云。仁者之心。王者之政。通。體。用。於一。原。此最見精義。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意。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能行。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衆人與聖人交接處。孟子就上人指出示人。叠語最急。 震川云是非聖人之能張之也。

心之体本如是其大也是非聖人之能益之也心之体本如是其全也現如知本節只是指點全理非稱量事功 因勉錄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即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体言

所謂節 按乍見二字卒然而感正是本心發見處日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内交等本不是惡但從軀殼上起念則已雜人欲之私了

由是節 按惻隱羞惡等如是即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裡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裡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於自然處見之須知惻隱羞惡等皆不忍之鄰若不是有四箇心非人也只是決言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 惻隱節

仁之節 湖南講指為仁義礼智之端者此不是把情來証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端倪見處

可知委它有個全体在内連下文擴充意已寓在内

人之節 審合註首二句結工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々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重在自賊邊謂其君二句帶看 翼註

四体不但喻人之必有正見不容缺一若缺一便不成人故緊接

人不當諉于不能意

凡有節 按此節知字最重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不當察識察識其端又在一知字前尚能充是承上面知擴來上充字帶知皆擴説只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此充字説是充滿此心之量了保四海兼仁無不愛義無不宜礼無不敬智無不明言

矢人章 按此章見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己末節重在己字

内含天德王道如射之内志正而外体直

矢人節 翼註是首節是破節才尔殊之意蓋觀矢函巫匠非人品

有高下。而心之慈忍損弃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術字。承上推廣言之。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吾仁者。

里仁節三 按里仁節。只言仁道之大。而爲不可不爲。至下節方論到緊厚。然揔爲、莫、如、爲、仁、張本。註得之最先、字。犹云第一件也。不是先後之先。 張彥陵 仁義礼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 吴因之 莫如者。而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爲仁。正孟子爲人擇術處。

仁者節 翼註 射者始而正己。既而求之己。皆由己不由人之意。由己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己、所自、擇、人、莫之禦。

子路章 按此章揔論聖賢取善之誠。則同。而分量自異。隨文叙去。而優劣自見。由禹取人以成己。舜則取人以成人。見得由。禹。己。是大。了。舜又有一種不同處。不、可、槩由、禹

子路節 按過在子路。亦。知。負。氣。一。往。之。誤。豈有人所不可知者。乃

子路改不自知而人已先言則欣然承之而幸其改之可以速至所告之人亦非必先生長者之列豈必大有裨益于子路乃子路不惟其人而惟其過之聞也則歡然納之而幸其過之可以補

禹聞節　按善言亦豈必盡如皐陶之昌言而自禹聞之其心喜發而降体以究則其行之勇決不待言矣

大舜節　吳因之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己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便是大小之别　劉存善與人同是太之實蓋舜視善是太極渾然之体不做在己的亦不做在人的乃人我公共之理如一池魚共一池水魚有分别水無分别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　姚承菴舍己取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為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舍也人安知其取　稼書樂取即可想見舜之心至精至一

至虛至實相通以天相通以性

自耕節　晚村　樂取句在上推論意在下本節雖槩舉生平人無實跡可指只是上下通澳語

取諸節　按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勵于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都勉而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莫大雖兩上大字相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與人之大不可于第三節大字內即兼與人為善意

伯夷章　姚元素　夷以世不足與而明絶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始置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如世道何學者獨識孔孟濟時行道心之始得　陳伯玉　君子暗照孔子君子不由與孔子自異逸民同意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乃所以發明願學之意

伯夷節　按此節一步緊一步逼出個隘字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

言。暫也。不立深于不爭不言深于不友。鄉人冠不正。未爲甚惡。而必去。至於辭命之善。無稍少禮。而不受。不受也者。二句原不受之故。亦結得上三段意。蓋視之爲非君。目之爲惡人。之。朝。等之爲塗炭之冤也

柳下節 按此節一步寬一步逼出個不恭字。不羞六句相連看。惟有不羞不卑之心。故即遺遺佚亦不怨憫。必以道。即是不隱知二句反正相足。遺佚根必以道來。阨窮又遺佚後事。由由與偕教句。雖概自寬衆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卑不怨不憫。正是此意。

君子節 按隘與不恭。即清和而見。非清和之流弊至此也。其病甚輕微。亦甚重大。說得輕微。方切夷惠。說得重大。方見君子所以不由之故。又由夷惠之行。以之矯末俗則有餘。以之進中庸則不足。故曰輕微。由夷之隘。或至忿激以成其和。由惠之不恭。或至狎

健而長其德故曰重知惟以民肥物畝之量獨夷之隘以戒慎恐懼之心獨患之不恭斯得之矣

天時章 陳氏當時用兵者止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以得人心為知故發此論人心得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本末具舉如此

天時節 按此舉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兩不如供在用兵時較量且虛說疊下重人和上

三里節 按此申天時不如地利以攻者驗之全在環而攻之上見環攻句須襯入曠日持久意

城非節 按此申地利不如人和以守者驗之全在委而去之上見兵革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實此城池故亦屬地利必兼言之方成個完全可守之斷

故曰節　困勉錄此節是言人和末節是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呂晚村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不以云者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說人和處已含得道意不是推原人和之在於得道也

以天節　按天下順之不是民歸只是人心悅服意以天下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云以我為天下之所順攻彼為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克矣此正在人和上說之要見得彼雖有天時地利亦無足恃意

將朝章　吳因之通章是托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召之意其立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來朱註孟子之于齊處賓師之位數句要看　按通章詞若激烈然其自重處都是敬王不是傲王意

故將大有爲二句。

將朝節三　按如就見如字。作欲字看。爲妥。出弔在明明。則疾之非真可知。弔於大夫之家。全重在因臣儆君上。孟仲子之對。孟子所極惡者。在昔者有王命二句。若趨造于朝。及請必無歸等語。孟子只是不理他便了。

景丑節　按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故不得已三字。非逼于所要。只緣孟子本意。爲仲子權辭所聊。無由儆悟齊王耳之

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內則二句重君臣逸。君臣主敬。又重臣敬君逸。非堯舜不敢陳。是下之人不敢。楊桓之不敢召。此是上之人不敢。止是君臣主敬處。

否非節二　按引礼重不俟駕句。止明未見敬王意。仁義富爵。還主仁不曾富。義不曾爵說。不但僅僅相當而已。是或一一道。不是疑詞

寔作自重之道者輔世長民在事功上說 附時文王作惟德能以其身為仁義凡取無非有叙無不率生本之節已有以大服寸當時而及其履藉居高乃以盡其正育必無苟且功名之歉惟德能以君為先務凡有善必陳有邪必闢感望之重已足默制寸一人而及其施仁發政揔以躋于熙華必無偏安補苴之治 吳因之景丑責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之不當應召只詳明齊王不當召已而我之不當應召不待言矣此豪正好得賓師意此若非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獨不可召乎

故將節 呂晚村 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為之君其所謀即王道仁政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札事之非畧貌儀節以示契密為英雄作用也 吳因之 其尊德二句雖貌賢者自重意仍歸重在賢君身上言尊樂不是賢士猶以君為

不足有爲而不肯來。君烏得驕傲而不就見乎。

故湯節三 張彦陵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把學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 翼註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說。 徐岩泉孟子既引了成湯与桓公。伊尹與管仲。恐落了自已地步。至此却又別出王伯之佐。見已非管仲之比。又以終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之意。

前日章 按此章見辭受一當乎理。則若俱爲齊發。

前日節四 按陳臻之問。專爲不受齊餽而借宋薛形之。疑其不與宋薛同受也。皆是。不可說皆是義。蓋惟其皆適於義。故得爲皆是。若臻只執是非。不見有義字。有遠行。有戒心。俱是有處之餽。故可受。而辭曰。反不甚重。

若於節 說叢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

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使墮小人之計矣。不可不知。例疑似貨與人。而曰貨之者。貨本死字。今卻作活字看。擬貨取是被籠絡之謂。人取貨而反爲貨取。猶魚貪餌而反爲餌取也。

平陸章　張彦陵　此章與士師不能治士同一機軸。提醒他。使臣不誅罪于君、不誅罪于臣。然後其言可入也。

平陸節四　張彦陵　前二節。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也。後一節諷齊王處。直欲其行興發之政。以濟溝壑流離之民。非徒博罪己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悔過之實。孟子望齊之意孤矣。　呂晚村　反之一法。先塞其避罪之路。視其死視字。則直抉其隱情罪案也。

子之章　賓合註　上二節。蚳鼃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于官。守道進退。聽命于道。

子之節五

按靈丘。非辭命居卑。所以為蚳鼃爲字。只是別人事。指在自己身上。見得極閒極冷。尚且如此。何至自爲而独不然。豈知實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孟。子。於。齊。畢。竟。是。去。但。寬。得。些。子。不比有官守言責者。終不得合下便休。

爲卿章　按孟子之待王驩與孔子之待陽貨同一家法。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言嚴也。反字。中庶往字意。

爲卿節二　按既日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當看行事二字。是末嘗與言出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意。夫既二句。是托言勿作呆寔語。蓋縱使不治。孟子亦不與言也。

自齊章　按當時墨教盛行。世風趨薄。木若以美。隱然。有。惜物。儉親之意。孟子畢其心之不容已者示之。然後盡于心句最重。恔字恔字。總形容箇盡心。須段段破他木美之疑。

自齊節三　按止於齋。勿作觀望看。只是。四顧。丘。墓。不。能。遠。前。意。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何為〻字。要說得分曉言。為無財耶。為不得耶。既即是盡心。古之人。指周公制礼以後之人言。独字隊對皆字。

且比節二　按且字是發語詞不是更端語。於人心句。言人皆欲盡此心。而吾独不以此為恔乎。对人而言曰独。與吾何不然相應。末節是反言以結上文。

沈同章　張彥陵此章當以天字為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尭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孟子說燕罪可伐。又說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最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沈同節二　按有仕于此。謂有出仕者于此也。齊非伐燕之人一句。亦

要活看。假使齊如湯武。則齊便天吏了。安在非伐燕之人哉。孟子以伐燕為可。即孔子討陳桓意。但不是這樣伐耳。

燕人章　翼註此章意有兩層。前三節是論周公處。見齊王之慚無可自解。末節帶上過字來言。今古之處過亦不同。見陳賈為君曲解之非。　竇合註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意重在不智。遂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為不智。賈以齊當時取燕。恃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周公使管叔。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

燕人節三　揭王之慚於孟子。此正其愧心之萌。賈乃為之逆其惡。以周公來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親。便有不容逆料其畔的心腸。是天理人情所宜有者。若齊與燕。非有兄弟之親也。隱隱照見周公之過。與齊不同。又安得援周公為解。上節言智仁處。步步。要歸重智。上下有過。亦指不智言。

且古節 翼註 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末段人皆見之。固不肯為之辭。更也人皆仰之。又不必為之辭。如此看。方與下面關照有情

致臣章 翼註 首二節。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 說統 大旨重市。利二字。齊王留之〻詞與褁之〻法。全無好賢実意。只以利留孟子。而時子陳子。俱不悟其非。君臣師弟間。有市心矣。故孟子詳以利之一字曉之。而道之行不行。俱置不論。

致臣節二 四書脉 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見。無枉道之意。固所願者。也。於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 兩句俱承繼見來

他日節三 按 我欲二字貫三句。三句中以養弟子、句、為主。時子必因陳子以告孟子者。以陳子為弟子。欲其言之易入。而早圖之也。因

猶托也。然是然其留行之言。非許其說之是。惡知句意雖指道不行。却又難于顯言。故把不可留一毁。置之不論。只借他萬鍾一句言之。俱是对借人話頭。

季孫節 按辞王之意。上文已盡。此下。只發明欲富二字。孟子辭此而受彼。叔疑失此而求彼。壟断得此而兼彼。其為利一也。故引之 又壟是崗。斷斷絶也。謂崗壟之絶高處也。使己使字。是君使之也。不作如使者。蒙引說非是。又使使字是叔疑使之

古之節 翼註子叔疑其是客。賤丈夫是客中之客。 困勉錄孟子之于梁也。始見即斥其言利之非。於齊也將去必自表其無欲利之意。其于利一字嚴哉。

宿晝章 張彦陵通章重在無王命上

宿晝節三 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于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 張彦陵看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

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初不知中間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焉耳。

江月林。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

按二段重子思一邊。有下便見。

子為節

陸稼書 繆公本自能留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不待有人為之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客計。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尹士章

按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 又孟子滿腔心事。蓋在王猶足用為善數句。

尹士節三

賽合註 尹士之譏。為其三宿而譏。雖或言不明。或言干澤。

不遇即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張彥陵看千里見王。是予所欲。即迹涉濡滯。予皆不計。至於不遇故去。予不得已。則心誠不忍速去。敢以濡滯爲嫌

三宿節 按此承上不得已。明未出晝時心事。速字正反他濡滯之意。下三句正解猶速意。改是改其功利之習。用是用孟子之王道王如用予。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爲善也。小丈夫亦不要看低了。亦是要好君的。但主意只爲自家一身所以過激君子心。予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

士誠節 翼註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畧異 按千里見王。是予所欲。此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予日望之。皆惓惓之餘意

充虞章 翼註通章重此一時句。章內憂世樂天。雖分兩項。總因名

世主於憂者憂名世之不用。樂者樂名世之不終窮。然意重在憂世一邊。

充虞節　按孟子不豫。原非怨尤。充虞誤認不豫為怨尤耳。引君子為言。亦是寬解語。不是諷詞。　潛貞菴彼一時此一時。非謂前日是平居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謂前日所論之時。為君子脩身者言之。凡有不得于天。不合于人者。只反求之己而已。今日所遭之時。則天命人窮。于此而決非止一身之事。吾安得不為吾道悲乎。然此亦憂時之數。原非有所怨尤也。　又須知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時分彼此。亦姑就充虞所見言之。原非兩時事。

五百節　呂晚村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而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之。故曰先必其間。蓋王者所從學而後臣之者

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亦何損名世之實。

由周節　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實其數。指五百過矣。指七百餘。時可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熄。戰爭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着想方合。

夫天節　按夫天未欲句。根上時可來。舍我其誰。從上句看下。重遇合。不重抱負。方不涉矜誇。困勉錄註聖賢憂世之志三句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爲並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

仕而章　按次節明不受祿之由。末節又言所以不速去之故。總是發明不受祿之意。

仕而節三　翼註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問。過至第三節。止用但

因二字不必云乃所以去齋又何故哉　張彥陵志不欲留齋而復受其禄便是苟禄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禄便爲他羈縻也況無四聖賢之救乱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不肯去乎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家法

滕文公

滕文章　困勉錄道性善三節。通是要世子知堯舜可為。然堯舜可為。總却在言外。白文只是說性善。其稱堯舜者。所以實性善也。其言道一者。即稱堯舜之意也。其引成覸三人之言者。所以發明道一也。翼註以性善為主。前二節啓世子以性善而寔其心。後三節決世子以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節　按滕南與楚隣。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西南行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如是。反亦如是。不憚其假道於宋之勞。則其賢可知。麟士謂非迂遠。此不適地理之論也。

孟子節　批孟子言性。爲學術治功之本。領方不是迂談　張彥陵

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裡。言這性堯得去時。便是堯舜盡。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即做。到唐。虞。事業。不曾。于本。体。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

世子節　批世子復來。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見得他疑。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拜下。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處。說道一。便是說性一。非有二也。　陳潛室當時學聖不明。人但知功利之可求。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文公雖未能盡性信。而已能有所疑。是可與進道之萌芽也。

成覸節　批此節總爲世子決道一之無疑。只引証三段。不下一指

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闕之言爲景公發。勿誤吾我字是自道丈夫。只作人字看。畏從疑來。是不敢擔當意。舜何人。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予何人。言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模。擬。上。着。加。有。敢。作。敢。爲。氣。象。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爲我之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

今滕節

翼註　恐世子以弱小自諉。既歆動之。又援書以激發之。善國蓋先善其身。因推之以善其民。陶成美俗。便是善國。爲字重看。乃勵精以圖意。

摘訓　厭疾不瘳。且只比不足去惡意。爲善意尚稍在後。爲善國。又在爲善之後。蓋既不足以去惡。則不能爲善。而善國亦然。不可爲。故再加爲善字。方可搭到善國上去。註最精細。

姚承菴　性統天下之同。本非我所獨有。善其身。善天下。總是我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爲善

即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

定公章　吳因之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謂喪禮當何如乃為順人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耶孟子告以自盡其心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道也大抵世子志于喪禮全本性善堯舜之說來孟子告之仍不出性善堯舜之旨

定公節　按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乎心曰即見不可一毫外求於心固所二字見人子自然之心未着世子身上說盡心在盡禮故引曾子四句以起下喪禮不可不盡意三年之喪句重齊疏二句皆在三年內此三句正告世子處

反命節　困勉錄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体先祖的口

恥。謂先祖教人之從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

他日節　按父兄百官皆不欲。皆緣世子真心未輒。故文以不可他求打動他。恐是世子自怨其格于衆議而不能盡心于喪禮也。子爲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己得盡心行礼意。孔子曰半節雖是言上行下效。然与他處不同。他處是泛說。此處只就心上說。蓋百官之沮喪禮也。只因他良心汩沒。世子自盡其心之哀。而彼之心動矣。彼之心動。則自不來沮我之喪礼矣。玩註亦是主哀說。但哀亦即行於礼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礼也。

是誠節　按前三年之喪三句。重一礼字。孔子曰云云。重一哀字。故反命而定爲三年。復古礼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礼。以致人心悅服。世子真

無負于性善堯舜之說矣 又悅是人心自盡之暢快心之盡處
人人快滿此正孩提親愛之初心無不具足者也如此云喪禮以
廢復行人心悅服者犹粗

為國章 徐敬絃通章大意只爲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前
段論制產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界叔到百姓親睦提見助法之善
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大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君子對說則失
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 張彥陵通章
以不緩民事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又行
助之實用處

為國節二 按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而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
是民事即國事只緣人君視為二事緩不為計故民失其所而國
非其國不可緩是教文公不緩為民事非謂民自緩不得 蘇紫

洌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
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咏嘆而因
維者此(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民
急其事意却輕

民之節　徐敬絲為有仁人在位先發出他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
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個根本着实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
不能以自行了　按此節正申民事不可緩之故民之為道猶云
民之為民也道字輕看

賢君節　倪滄柱恭儉以持身言禮下二句以處物言故朱註承恭
儉到下二句各加則能以三字便見當作兩層看凡將礼義二字
項作恭儉之實者与註不合禮下包世祿主田等項取民有制包
下貢助野國等項

陽貨節　張彥陵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爲富不仁上

夏后節　蒙引五十七十百畝是制常產貢助徹是取民之制但言貢助徹則已該制產之義故此節只重取民有制上　呂晚村三代校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什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數法之异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民易號以新耳目也　朱子三代田制漸增則田間疆界都無更改恐無是理陳氏徐氏有說馬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徐氏謂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用廣故授田之制隨時而加　蔡氏謂徹者二句不徒解其義要主聖王精意上說見徹何等公溥助何簡便欲取民者奉為良法以起下行助張本

龍子節　翼註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之當行　按貢法不善乃

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為貢之舊樂歲非寡取只是拘于常數凶年非加賦只是必欲滿其常數為民父母以下并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轉乎溝壑承稱貸來盻盻然連着不得養父母說非因終歲勤動而盻盻也

世祿節　張彥陵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吳因之滕行世祿夏實當不得制祿不可便謂厚君子蓋必以公田所養乃為制祿乃為厚君子若滕行世祿特取民無制以給之者耳

雨我節　按此節只是明助之莫善非殷周田制考也引詩只為公田二字以証周亦助明文王作云見於詩則知周之有公田矣現於公田則知周之用助矣觀周之用助則益知助法之善矣向使助法而不善也周人豈輕蹕夫苟簡之規使周人而不用助也詩人

又安道其見聞之所不及哉奈之何滕莫之行也此結面面俱徹
陸稼書雖周亦助講家云二法名異實同竊所未安愚意周雖
定徹法大抵亦隨地所宜有行徹之處亦有行助之處且助之弊
也奸民匿力而惰于公徹之弊也猾吏行私而濫于民故二法並
存使後世因時之所宜而行之故詩有公田之名

設為節　按此見行助處後便有可設教首句提起庠者三句申其
義夏曰四句只要見三代莫不有鄉學亦莫不有國學意皆所以
三句申言學校關係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人倫明於上只是
明之以教人非人主躬行也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係而不可解
如此以視無恒產而放僻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于恒產之立此
民事之所以不可緩也　按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究近
於民故主于尚齒尊長而以養為義鄉近于國故總乎德行道藝

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衎賓于鄉故脩于札棠容節而以射
爲義夏之時鄉爲之置校而已殷之則莫不有序爲周人党庠以
徧而鄉則立庠自古迄今其制浸廣者然也

王者第二　按上節言勢下節言理揔是多方兜之使不安于既近不
阻於卑弱也言王者師見王道之粹而可師以歆動之言新子之
國見天命亦有可歸之漸言有斟酌

畢戰節　按仁政即指井地言界是溝塗封植之界經界者謂取其
界而經之也戚价人云經其水道甽小以深經其徼道畛廣以平
下至園廛桑柘之屬亦必行疇手畫而重明其禁又云經我近郊
限以溝遂經我縣都城以成周細至漆林潟鹵之區亦必巡方布
算而畫一其塗此發得最精切不均不平難分貼田與賦但不均
領着不正不平領着不均語意相承穀祿即田賦中撥其穀以爲

祿也汙吏是貪官非椽吏制祿承分田來重分田上

夫滕節　四書家訓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節　按此節正答井田之問請字貫下二節九一以田之區數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九一而助者謂商之法以井為主則九者形之自定因其形之九而以一自与俾民為之代耕也什一自賦者夏之法以畝為主則什者數之大全約其什之入而以一奉上俾民之為輸納也野所以用助法者以野無城郭之限園廛之間其地皆可以井自當以九夫之法為大常推之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凡行助者視此矣國所以使自賦者以國有城都之限園廛之間其地勢難以井難井則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積之而十夫為溝十溝有洫十洫有澮凡使自賦者視此矣什一句

不是勸滕行貢此乃以貢而濟助之窮也但此處都有經界正經界就在這裡正　呂晚村此二句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徹法故下箇請字周助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十一後來加重為自賦故下個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必不可復故下箇自賦字

鄉以二節　按此乃從上節兩項內抽出零星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分々中合而經界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節　按此節承上來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但有以善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也鄉字不可作鄉遂之鄉者猶言一方耳鄉田同

井句是一節之綱百姓親睦句即就上三句中首出不是效驗

方里節　按此是經界處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文井田形体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

此其節　按此字統承夫仁政以下說大略依註对詳細者不對潤澤者講潤澤句當云縱使古法詳明猶不可不潤澤况其大略乎
賽合註前七節皆是叙治法此則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荅哀公人存政擧同意

神農節　張彥陵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至亦不用于耕耶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變知是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辨故又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須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

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到並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寸截是言堯舜所
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于耕截是言堯舜所
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
師從並耕生來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得並重

神農節　按許行所言皆是神農之道見神農在二帝三王之上則己之學亦出于孟子之上概欲以是竦動人聽耳曰衣褐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為食便見自食其力意此其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

陳良節　按叙陳相與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來已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業既為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負耒耜便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入之机故見許行而大悦

陳相節　按並耕是与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並耕二句串說以並

耕作主食字皋連饔飧作過接而又以兼治民事作尾

許子節 撇許子必種粟而後食寸日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以此開辯問之端取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皆種粟之事所不能兼都以粟易械器節則總承上節說秈另作一脚 又自織之興富承衣褐冠素說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定是白色

以粟節 吳因之以粟易械器四句全從害於耕意來言自織自為有害于耕而不免相易則是以粟易械器者云云厲農夫哉且先用此四句了卻厲民自養之說然後再生詰難引他不可耕且為之句出而因以独可耕且句蹦到並耕之非要之蹦並耕亦以見滕君之非厲民自養也前後總一意

然則節〻 四書家訓 有大人之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

理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説相濟意在其中

脉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濟于人立綱陳紀以治人役勞力者不過奉令守法見治于人而已此二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于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役治人者不過坐享玉食；於人而已此二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堯節　蒙引五穀句摠承禽獸草木言而偪人二句又承五穀来相承說下　按堯独憂之二句是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是舜勞心而擇群有司九河濟漯是北條之水汝漢淮泗是南條之水瀹是合衆水以厚其力排是東水使不他遣以分其力此二句如潘季馴之以水刷沙是也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八年三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不暇意若多引幹蠱忠君等語只是

好看話耳與題旨何涉

后稷節　按命稷一段。接上中國可得而食句來。以引起使契一段。種曰稼。斂曰穡。后稷教民耕耘收穫高下早晚之宜也。父子五句正教以人倫之實。父子教以有親。君臣教以有義。但重教上親義序別信皆有。謂性中原有之道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然其教之之方則何如哉。放勳所命。乃施教之方也。勞來是勸善。匡直是懲惡。輔翼總上四項說。振德二字屬在上者說。即教民之德意也。振之只是無倦意思。如此二字。總頂上來。言洪水方平。又憂五穀五穀方熟。又有人倫。命曰命益。禹命明日命稷契。那有工夫去並耕

堯以節　按此節只是承上起下之詞。曰舜曰禹皐陶只承上禹益稷契來。曰不得只起下得人意。此處惟註中非事事而憂之。急先

務二句為本文正解至下節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言得人所係之大為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以鮮明堯以不得舜二句意

分人節　按分人教人亦是為天下故此三字不重只重在得人為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聖大賢未易識拔者故又曰為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只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得人之尤難耳故只應虛說不專指堯舜為天下得人難亦是說不專堯指堯舜

孔子節　困勉錄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巍巍蕩蕩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洵不在並耕矣　四書家訓用心就指堯以不得舜為己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那憂字說

吾聞節　按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並耕不可學也前後只是一意陳良楚産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為人只要見陳良不可倍而倍之者重得罪于名教耳夏以礼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此句為陳相不善變張本非即指陳良也

昔者節　徐岩泉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象上説曾子直指心体説濯以江漢無一毫汚濁也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也総是一疵不存萬理昭著明浄故曰皜皜乎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　按本文原不以江漢秋陽喻聖徳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言聖徳言濯而必兼以暴者正恐欲去而理猶未昭外醇而中猶未実也

今也節二　按非先王之道言本非先王之道不作非誇解吾聞節只就鳥言而正意則補在言外下喬木而入幽谷是言去高明而就卑暗也

魯頌節　按昔者孔子節應上仲尼此節應上周公末以亦為不善及結局可知此五節只是說他及得不好耳非有別意

市價節　張彥陵曰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与並耕之說只是一意無非欲混君子野人於無別耳通節以市價不貳為主此不独為許行置辨且見己所以從學之故似有可原

夫物節　按許行始托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別不可以相兼繼為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也相率為偽正反國中偽無之說是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見得獨言屨者緣許行捆屨故就其所明者而通之

墨者章　按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

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說下節又以上世埋葬之礼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無二也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二字通章關鍵

墨者節二 按我且直之且字对未還見看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之正欲發其良心而動以一本之思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節 按若保赤子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帰重施由親始句云施由親始則略有親疎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云施由親始亦施其無差等者耳如何便宜從厚則又與厚葬者矛盾也二說宜兼用 朱子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于父母無血氣者本于根荄皆出于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于一故愛必主于一

蓋一体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自其分之親疎遠近而差殊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〻仁民以至于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謂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异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何止二本且千萬本也　賽合

註且天之生物且字跟上來謂書之所言吾固不暇詳辨且以天之生物言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待其親如路人則親是一本路人又一本故曰二本惟其二本故忍以薄為道耳如達一本之說則其用愛必有差分矣

上世節　四書脈上天之生物三句是從人生之始說起以天理明一本之義此節是從葬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故按此則蓋字從一本來言吾所謂一本者何以見之蓋上世云〻　按

墨氏以禮為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舉上世礼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曉之見禮之非強作也他日過之非偶然經過分明既妥後不忍忌須挂過低徊即此便見天性之切非為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下歸掩之者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為有是泚既見之後胡為有是掩耶

憮然節　按憮然為間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命之矣須要摹寫恍然悔悟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意若直說教我云云便不得憮然光景

陳代章　按通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為孟子詳言己不可枉而枉己不可以有為也齊景節告以不可枉見意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內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亦不可為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為以守言且子二

句言枉者必不利以理言

陳代節　按小以僅、自守言從下王伯形來今一見內便有不待
招意兩以字俱指孟子把貟言宜若句是代解志之意

齊景節　按此節引虞人只剔發不待招而往句以破他今一見之
意未及枉尺直尋之非志士二句寛說不指定虞人而贊美人意
自寫兩不忘活看是據了死不顧利害非必定要死

且夫節　按此節提出利字極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枉
尋直尺如大壞名節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為与還是不義而不可
為非不利而不可為也

昔者節　按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強可權
請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且亦不得高看王良竟如孟子自比只
将王良與簡子嬖奚諸人寫得相去無多然且如此而況其不為

王良者乎

御者節　按枉已未有能直人言　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原無直之真理且枉已即能直人於理義尚不可況枉已必不能直人則利之不當言益明矣直人如伊尹之伐夏救民以正天下　如管仲之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

從彼〻字指諸侯言

景春章　按孟子之斥儀衍全在　以順為正句儀衍所恃在權勢必以順竊之孟子所恃在道德独以正持之

景春節　四書脉一觸其怒即以稱兵説進而他國諸侯惧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説進而天下爭戰禍息以一人而係天下之安危春稱二子爲大丈夫正爲此也

是爲節　翼註引礼只重女子上　以順爲正是孟子觧礼之言但就

女子說言外補出儀衍　呂晚村妾婦而順道也。儀衍而亦如妾婦之順此非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於大丈夫。儀衍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于妾婦

廣居節　按仁義禮俱是本心而達于事者然分言之則有存心持身處事之別大道ゝ字作路字看下獨行其道ゝ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居天下之廣居五句是其道德功名不溷善是其氣節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出便是偽丈夫與民由之難說是與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ゝ意　四書家訓　得志二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富貴三句見他受用此三者雄壯不可磨滅處

周霄節　呂晚村急仕雖仕兩意相資惟其急仕所以雖仕周霄不

解此意故將急仕層出翻駁謗令孟子深入被孟子點出一道字便如神龍蜿蜒不可捉搦須知急仕難仕本是一意霄自打作兩橛耳

周霄節三　合註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作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贄庶不至于三月無君矣無君只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為見用圖也　張彥陵諸侯耕助二句是礼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札惟士無田二句是札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無田不祭亦仕中之一義非君子之急於士專為祭也孟子特引禮文証失祭之足弔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子亦字最字可味　按仕亦不止為親弔亦不止為祭既道不行乃至不可為人為子則此心益切耳

出疆節三　按霄問總出疆便載贄亦是急於仕了前問同意士之仕也二句且重說宜為句先言農夫正意補在後　合註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煞則弔載，贄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古之人孟子自寓

彭更節　按通章總明士有功而當食意重有人於此數句後特因其適詞而反覆以折之只要歸到食功上

後車節五　按後車三句難泛言之其寔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揚重舜遺泰猶過分也　又於此有人為句極重此人是不忍置于秋之緒於時良時殿之遺然而欲挽一綫之傳于若存若沒之冀擄者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安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守有闢邪衛正意守正即所以為待也　按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

之毁瓦畫墁非故意為此乃杵工所致其初本欲求食何以露之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徇也非食志二句歸結上文末須照註找還正意

宗小章　体註｜捴見同一用兵也用以除暴刑為王用以爭衡則為伯宗原只欲伯不曾欲王孟子不與他分辯只極言王政無敵而引湯之弔民武之取殘作行王政實證至末歸到不行王政本旨使已了然　四書脉｜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勿以末節為望宋行王政

宗小節三　按｜此行王政在征伐上說遺牛羊及往耕不重湯之爭葛葛所以正葛之罪而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無罪故行暴雪以敘之之意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体君之心說匹夫匹婦或專指童子父母或不專指童子父母俱說得

去

湯始節　按上曰為匹夫匹婦復仇此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内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者也

有攸節　張彥陵有攸不為臣指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著其荼毒士女之罪見我周興師之由　按紹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曰綏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内皆望武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者也

太誓節二　按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句所以証上取其殘之說於湯有光言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不行王政云尔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那小字

不勝章　按此章大意只要他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非謂其薦居州為無益也

不勝兩節　按首節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並重下文一薛居州見專且不能何況於久在王所兩段還是泛論其理到一薛居州三句方歸責到不勝身上長指老成幼指新進

不見章　按此章不見諸侯古者不為臣不見句是一章骨子干木節言其過曾子節言其不及陽貨節言其中當依註作三平看雖上下文勢相承却不得節外生枝

不見三節　按丑之問暗指孟子見是往見古對今遊士言是當巳甚勿太耿二于見士必過如此之君則不見方為已甚大夫有賜於士三句是陽貨見得礼之所言如此當是時是孟子斷其可見

曾子節　按此節揔收到不見上二段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趋權勢者一則側媚一是強合俱極形容其醜態以發士人羞惡之心病是深情之非所知是深惡之所養指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

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戴盈章 張彥陵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節三 按以革弊為主勿以興利並說復什一者革履畝之稅以仁農去關市之征者革為暴之害以仁商何如亦自謂更張有漸意孟子下箇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說來一句做時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弊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曰以待來年無論未必已也即果已其如目前非義何

好辯章 按不得已三字是大一章大旨天下之生二句又是不得已而好辯之由中間歷敘治亂 昔者節方就上文揔首結歸重在我亦欲正人心一節末只公其責于人不重

好辯節二 按不得已在維持世道上見故下緊接天下說天下之生

久矣如云自有生以來非一日矣一治一亂雖是兩平說意則重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得已處言不幸處其變而坐視之將無以撥亂爲治而天下之生類盡絶矣　存疑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如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脩是未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説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

當堯兩節　按爲巢爲窟正是民無所定洚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蓋云所謂警予者即此則其爲害之大可知使禹是舜承堯命以使禹也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地來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言以見當日禹功之大險阻二句本驅蛇龍來險阻句只是遥接語不重然後句總承上二段但當以治水爲主而蛇龍帶言勿平看

附胡文酌天地之盈而佐之以虛者其勢不得不分握地者固所以分之也酌天地之虛而佐之以盈者其勢不得不合注之海者固所以合之也分則相蓄而止合則相守而固矣

堯舜節　按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良是不明不行首三句為一頓此時只有暴君之害尚未有邪說暴行也暴行指在下者言壞宮室四句又為一項此時只有汙池園囿之害尚未有禽獸也然暴君代作由是澆風相扇世道日汚而詖淫邪遁之說遊俠悖乱之行又作於下矣有園囿汙池則沛澤多而獸禽至矣人害物害以漸而深也然乱猶未大也及紂之身人害益熾而夷狄且亂華矣物害益熾而禽獸且偪人矣故曰大亂

周公節　按誅紂作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倖五十國是紂之党作三平看誅紂至五十國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但驅而

遂之者此聖人並生之意天下大悦〻其無人物之害也引詩言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啓後人者皆周公之力也總是說上文戡乱之功

世衰節　按曰微則聖道之所存者無幾且不止于衰矣道微世便衰不平邪說暴行有作與上又作不同彼從暴君代作說来此從周公一治說来弒父弒君正是暴行然必造作一種行權通變的說話此便是邪說

孔子節　摘訓孔子作春秋便是一治了又說春秋天子之事三句何也正以表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惧作春秋然其作也豈得已哉春秋為天子之事而天下後世又未知必皆知我之人夫子乃身任天子之事而不避其嫌明知罪我之故而不辭其咎其亦有大不得已于此者矣

聖王節　按禽獸也以上是斥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

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维世教而處士橫議處士句是通節之綱議橫與盈天下且就楊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不息不息不著見得彼此勝負關不容髮處是邪說二句即申解上二句非深一層語充是徧滿塞是妨害率是楊墨率人中之獸以食人之心也人將相食與上食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看與上文誣民不同誣是誣民惑此由誣民而推其害之至此也

吾爲節　按先聖指孔子道即君臣父子之道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作于上須云設使不爲之距與放而使二字之說行則人心惑於爲我兼愛之說而作于其心矣作心字爲害事害政皆本心

來聖人復起二句見聖人決不以吾言爲無益之辯也與養氣章不同

昔者節二 按此是結語爲下承三聖句立案昔者對下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叙引詩不重周公只重楊墨之當膺見已亦不得不膺意

我亦節 張彥陵孔子以前的禍亂都在人身上孔子以後之禍亂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曰欲正人心要從他根本處拔除得盡 困勉錄亦欲二字從三聖來四句以正人心爲主而正人心又以息邪說爲綱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間而入邪說既入行必從而設矣設行既行于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說話 吳因之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爲正人心故欲息之距之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

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而放淫詞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詖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詖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

能言節 說叢言當此之時能立言以距楊墨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于處士橫議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按此節只是公其責於人

匡章章 說說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毋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所可為耳

廉士節二 按於陵是廉其君三日下是廉其食將字或作遲回不遠取說尤妙於齊國之士三句是欲抑先揚法則蚓後可縱然如得蚓來亦於世何補而況于必不能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節兩 按夫蚓節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不可混但合義

的便是但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以易之也只以食言必補出居來方為完足

世家兩節　按世家節是全是敘事勿斷制仲子他日之歸固是思念其母或不忘其兄亦未可知不宜偏說是鶃鶃之肉也固是訊他亦有感悟他意末節孟子非欲其如蚓也見人必不同於蚓而甚言其不可行也